



人与自然

郑县有个三苏园

□庄学

河洛文化圈里有郑县,郑县有国宝级的文庙,更有个国宝级的“三苏园”。

在来郑县的那天,天空一片晴朗,太阳孤寂地悬挂在东天的45度处,火辣辣的,少了几分可爱。远远望去,大地蒸腾起一片混沌。历史的天空也是这样的混沌吗?郑县,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县级治所,这里却有文庙、山陕会馆,还有大文豪苏东坡先生埋骨的地方“三苏园”。

“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”。作为当时名人的墓葬,或者靠近皇家都城,或者归葬故里长居地,不曾理解唐宋八大家占其三的苏家父子的“三苏坟”为什么要放在远离家乡远离皇城的郑县。无论是何样的解释和说法,也都是历史上的一种传说、猜测和穿凿附会。我想,这里一定是北方、西北方的商旅路上的重镇,或者是伏牛山与东部平原的物资集散地……或者是沟通豫西南方或者豫州东南的一个重要的纽带,倘使如此,这里作为官道上一个不同寻常的节点,也许被先生看中的就是通旅上的与家乡相似的地方,枕于官道一侧,卧于嵩山山脉之南,静看世间繁复,筑垒胸中锦绣诗篇,不失为一个非常浪漫的选择。

与朋友曾经到过三苏园凭吊,前次因为脚伤的关系,没能到先生墓前拜谒,引为遗憾,可是反倒留下了下次来拜谒的动力和兴趣。这一次终于走到了“三苏”的墓葬或者衣冠冢前,真诚地合掌拜谒。静静地伫立于高大的苏东坡先生的塑像前,一股精神灌注于体,天地间的俗物仿佛悄然隐去,不由人不感到文化、文学的力量。移步祠庙广庆寺,厚重的文化味儿扑面而来,无论是环廊倒回的碑刻,还是伫立的门楼牌坊,以及保存650余年的三苏塑像,都彰显了这样的味道出来。站在碑林细细咏读先生的诗词,仿佛触摸到了古代仁人志士脉搏的律动。读“赤壁怀古”,感到了格调宏大宽广,只一句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就把你读得热血沸腾,看到了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放到了浩渺的时空框架上;读“密州出猎”,感到了作者的豪放和大气,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,不正是每一个热血男儿应有的气概吗?读“东坡悼妻”,感到了作者的侠义柔肠,只起首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一句,便使读者在委婉泣诉中洞悉了作者丰富的内心密码,再读下去,于顿挫扬抑中体验到了深厚的感情宣泄。

先生好美食,传说的东坡肉、东坡鱼、东坡菜羹、东坡豆粥等等,也是苏东坡先生厚待生活的佐证。先生虽然喜欢美食养生,但是他更为注重“养神”。伤神则神衰,神衰则失眠多梦多烦多乱。而养神的核心则是要做到“忘机”,做到心无纷争,不依恋身外之物,过往的恩怨荣辱抛却脑后,在沉沉浮浮多舛的命运中,“白首忘机”,依然热爱生活注重生活。先生是生活的强者。

三苏园很大,除了墓葬和广庆寺外,还有纪念馆和人造湖,以供人们凭吊之余在这绿水青山陶冶心灵。先生也很大!大到了历经数十年的政治、生活的沉浮而不改其浪漫与豪放,问世间能有几人?眼前的道路一直延伸,似乎看到了千年前的那边健步走来了髯髯须发的先生,我与朋友漫步于此,由古到今,由虚拟到现实,由个人到群体,眼光定格在了现在。如今的社会无疑也是一个大格局,也是需要大大的人来支撑的啊!



书人书话

作家张宇真的成了“坐家”了,可以一连好多天不下楼。是埋头创作?闭门思过?还是什么也不做,一个人发呆呢?好像都是,又都不是,他自己说在家用毛笔做“自然书写”,换成咱老百姓的话,就是在家练大字呢!

不知他练了多长时间了,反正看起来很投入,是乐此不疲型的。也不知他临了什么帖,他的小楷《心经》写得一丝不苟,让人肃然起敬。曾经有点“飞扬跋扈”的张宇,现在用柔软的毛笔,做起了“念经笔记”,金刚怒目变成了菩萨低眉。这要感谢毛笔,感谢“自然书写”,张宇有了那一低头的温柔,这让人既惊喜又惊喜。看了《信球》这本书,你会奇怪,他还是张宇吗?

真的要感谢“自然书写”。在自然的书写状态下,张宇说了实话。咱是河南人,用河南话从事写作,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干吗非要往书面语言上调整,非要和国外接轨,弄得咱失去了地气。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听他演讲的情景,他高高在上,器宇轩昂,一张口就是马尔克斯,还当众背诵了《百年孤独》的第一段。当场我就惊呆了,

文学在场 自然书写

□许华伟

立马买了两本《百年孤独》,一本自己读,一本送给了同学——现在她成了我家的“领导”。

其实,我们都不精通外语,对国外的文学有着一些隔膜。今天,在这本书里,张宇又回到了河南乡间,用毛笔写起了“人对脾气狗对毛”,“麻野雀,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”……这让我倍感亲切,甚至还有点感动。

是有点感动。他谈起他的父亲穿越坟地如入无人之境时的从容,又回忆自己摸黑去几里外上小学的情景:一个小女孩夹着肩膀,独自行走在山间小道上。这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。人到了花甲之年,追忆的往事,最能动人心肠。

张宇在笔墨之间寻找自己,体悟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的禅机。他大量阅读经书,还产生了传播经书的愿望。有一天,我见他拿出了十几幅书法作品送人,都是小楷《心经》,那些字恭谨认真地排列着,浩浩荡荡,不知花费了他多长时间。读经、抄经的岁月里,心境和认识在改变。他说:经言如大海,无边无际;经言如高山,山山相连。人是很渺小的,人的委屈更是渺小的。

请不要误以为《信球》是一本散文集,尽管有人说这是用毛笔写的散文集,事实

上,《信球》的的确是张宇的一本书法作品集。只不过,他很自谦,说自己书法水平不高,只能算是“自然书写”。

于是,我有点疑惑,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是书法作品呢?为什么书法家写了本散文集或诗歌集,会很高兴地到处送人,而作家出了本书法集,却不好意思承认是书法作品呢?担心什么呢?

也许作家和书法家其实是一回事,不存在跨界的问题。就说书圣王羲之吧,他写《兰亭序》的时候,微醺之中拿起鼠须笔,字斟句酌地写文章,其间还涂涂抹抹修改了几处用词,但并没有修改一处书法技法上的问题,当时的王羲之与其说是书法家,不如说是作家更贴切,他全身心都在文学创作上了,他的这篇文章也被收入文学作品《古文观止》里。《兰亭序》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,不仅仅是书法技法上的成就,还有更重要的——文学的力量。据说,王羲之酒醒之后,又写了几遍《兰亭序》,可能更专注于书法技法,想着能写得更好一点,但是都没有草稿写得好。一千多年来,流传下来的就是那个草稿。可见,文学在场和不在场,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,即使是书圣也无可奈何。这样的

例子很多,比如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都不是单纯练习技法的书家能创作出来的,所以作家写书法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,本来应该如此啊!

我猜测,张宇口口声声说自己是“自然书写”,是自谦,或许内心也是很有自信的吧。那天,书稿完备,大家围坐一起,讨论起个什么书名?张宇突然说:就叫“信球”,怎么样?一旁就座的嫂夫人连忙摆手:再想想,再想想。大家都一愣。我看了张宇一眼,他坚定严肃地坐着,有点不容置疑的“彪悍”,那一刻,我们熟悉的“骄傲”的文学家张宇又现身了。我是为此叫好的,希望这个“信球”能够狠狠一击,砸破一张无形的网,让所有想提起毛笔书写的人,都能放下思想包袱,以一种解放的心态,自由地进入水墨世界。书法的领域多么广阔啊,不同技法层次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,甚至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,这才是书法真正的意义。如果有一天,书法家们都向文学深处游弋,文学家们都提起毛笔书写,大家其乐融融,各种技艺和才情相互借鉴,大家一起努力,把咱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创新落到实处,这该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事情啊!

观星台



梦回乡村

七月下旬,正是北方酷热难耐之时,忽然接到一位老同事的邀请,让我前往他的老家山西榆社县小住,他特别强调他那里非常凉快,想想农村的条件总还是有点犹豫,但为着躲避高温还是很快就成行了。

一早从郑州市出发,先上“连霍”转“郑焦晋”再转长治、太原方向,全程高速,大约350公里用了4个半小时,中午就到了榆社县城,老同事夫妇俩一直在用手机遥控,使我们毫不费劲就找到了他们的家。一进院子我和夫人顿时就惊呆了,一幢约300平米的二层小楼,超大的玻璃窗看上去非常大气敞亮,浅枣红色的外贴瓷砖墙面更显得清新大方,与我们事先想象的狭小低矮的老式农舍完全不一样,院子里的地面铺的全是大青石,规整平坦,干净整洁,一点杂物没有,准确地说连一片纸屑都没有,进入二楼给我们预备好的卧室后,没感觉到有任何异味,床上铺着的是再普通不过的那种条条床单,简洁温馨一看就有家的感觉,冲水卫生间,太阳能洗浴,夫人出外住宿是最挑剔的,但看了房屋的一切,竟没一项不满意。

榆社县地处晋中,被太

行山脉环绕,全县只有十几万人,街上车少人少,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和慢节奏,这里的确凉快,中午太阳底下和在家里没啥差别,一早一晚却要穿上秋衣,晚上房间窗户若不关,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找被子盖。我的这位老同事姓周,今年已66岁,高中毕业就当兵离开了家,转业后分配到了郑州市,一直在运输企业干到退休,一晃离家近50年,几年前周师傅退休后,一心想回原籍营造一个自己想象的家,再重温一下孩提时的田园生活。周师傅非常执着,很多建材都是从郑州这边运过去的,经过辛苦的付出他终于如愿以偿。我们到了后他就先急着领我们到房后参观他的菜园,近一亩地的园子一共种有20多种菜,放眼望去硕果累累,煞是喜人,这都是他的得意之作,中午饭十几个菜全用的是他劳作的果实,所有的菜品没使用过一点农药,而且全是自然成熟。

周师傅有两个姑娘均已成家,大姑娘已有了孩子,几年前当听说爸爸要在老家建房,两个姑娘大力支持并一致表态,只要父母想干的事决不挡道,两个姑娘还将自己的积蓄贴补盖房所用,大

姑娘还说:“爸妈把我们养大了,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给我们当保姆,我们回报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们自由,让他们不受约束,想干啥就干啥,这就是最大的孝心。”讲得好,我不禁对这两个从未谋面的姑娘肃然起敬,周夫人插话说:“要是孩子们不同意,我们的想法根本实现不了。”

周师傅夫妇俩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这里度过,姑娘们不时还会开车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,吃菜方面一分钱都没上街买过。周师傅的别墅坐落在一个山包上,可以俯瞰整个县城,天黑下来之后四周静得出奇,真的能一觉睡到自然醒,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蚊虫打扰。

周师傅夫妇俩特别好客,亲戚、朋友、老同事、战友、邻居不断有人前来,小小的庭院里经常充满了欢笑,来宾分享着他们这晚年的欢快。每当来人老两口都要亲自下厨,什么蒸菜、烙饼、疙瘩汤全是农家饭,如果来宾想吃什么也可亲自下手。我们去的几天时间里,肚子里一直就没腾出过一点空,每顿饭都是十多个菜,只觉得每个菜夹一点尝了尝就饱了,为着尽快消消食,周师傅

亲自驾车拉着我们上山玩,这些山离他家都不太远,每一座山都被绿色的植被厚厚包裹着,让人赏心悦目,一条环山的小路弯弯曲曲,只要走进进去就像一条迂回的廊道,遮天蔽日,清静凉爽,偶尔露出一片缺口,又可远眺到对面起伏的山峦,婀娜多姿、美不胜收。任何一条山间的小路,只要走进进去就可以环着山转,就是一处不收费的景点,最让人感到放松的是,随便走进路边任何一座山间,压根就别想碰到一个人,你可以放开嗓门尽情地呼喊,然而大山的回音还是你一个人的,常见散文中描写在大山深处,吸进的空气都是那么甘甜,这话真的不假,我们在山里不止一次地做深呼吸,那各种植物散发出的气味,让人心旷神怡,如醉如痴。

周师傅夫妇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,只要说起他们的别墅、菜园,他们都会不厌其烦、娓娓道来,对这种远避城市喧嚣的田园生活他们是何等的满足和自豪,在当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,大批的农村人口纷纷拥入都市,而大都市的人却又在想怎样跳出围城,重返农耕生活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

重返农耕生活

□彭天增